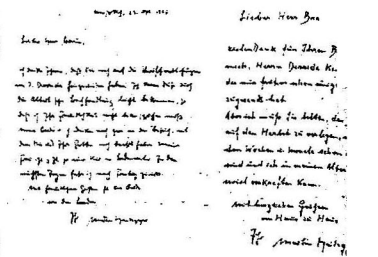


# 失之交臂的 海德格尔与德里达\*

[法]布律昂 (Lucien Braun) / 文  
张宁 / 译



1967年9月29日海德格尔致信吕西安·布律昂  
1973年5月16日海德格尔致信吕西安·布律昂

上个世纪60年代,马丁·海德格尔一直有规律地通过让·博夫雷(Jean Beaufret)了解法国哲学界的情况。

当年,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菲利普·拉库-拉巴忒(Philippe Lacoue-Labarthe),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同事,还有那时常到斯特拉斯堡来休假的米歇尔·哈尔(Michel Haar),常常提到雅克·德里达的名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本人,只知道他的文章,尤其是他刚问世的《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当时成为哲学家们交谈的话题。

1967年9月,海德格尔在墨兹克西(Messkirch)为他举办的生日午餐后,邀请同桌的客人到林间小路(Feldweg)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他拉住我建议一同到园子里去转转,里面有乌尔敦堡(Wurtemberg)地方政府奖励给他的那个有顶园塔。

这次私谈的主题围绕着《判断性批判》。我问他是否会就这部著作开一个研讨课,因为我对这本书很存有许多疑问,即便很多年以前我的论文就是以这本书为研究课题的,而且是在乔治·冈奎莱姆(Georges Canguilhem)和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面前答辩通过的。海德格尔狡黠地回答我说,这本书实在太难了。为了换个话题,他向我问起法国哲学界的情况。

我说了一些人的名字,但多数工作与他的思想没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回应他问题的新哲学是雅克·德里达。我因此跟他说了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使他十分感兴趣,因为他说还没人跟他说过。看到他露于言表的兴趣,我出于本能地跟他说下次访问斯特拉斯堡(当年11月他将与伽达默尔来斯特拉斯堡访问)时将德里达的书带给他。三天后,即1967年9月29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

“亲爱的布律昂先生,感谢您让我注意到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阿贝尔书店找到它们,因此不需要借助您的友情了。我的兄弟和我很自然地就想起您和您的夫人对我们的盛情款待。我的妻子目前在巴登维勒(Badenweiler)疗养。过一段时间,我会回弗莱堡。请接受我们的诚挚问候,您

的海德格尔。”

11月份跟伽达默尔一起我们特别谈到我正在撰写的哲学史之历史。问题的重心是米歇尔·福科,因为我当时是照这位哲人的精神与方法从事这本书的写作的。

在谈话的正当中,海德格尔突然问伽达默尔是否知道德里达写的东西。伽达默尔回答说知道,是从他的一个助教那里知道的,但他还没有读过那些刚刚出版的著作。

也是在同一时期我认识了德里达本人,他多次来访问斯特拉斯堡,像那些年也常常到斯特拉斯堡来访的罗兰·巴特,让-弗朗斯瓦·利奥塔和其他人一样。当年,特别是在68年以后斯特拉斯堡成了巴黎人不觉得那么外省的一个地方。

我很欣赏德里达的彬彬有礼和他倾听的真诚。我当时是哲学系的系主任,有时会受让-吕克·南希和菲利普·拉库-拉巴忒邀请与德里达一道用餐。

在这些会面中我们也会不可避免地谈到马丁·海德格尔。我不知道是否提及过德里达去弗莱堡的一次访问,我一直问自己是否有权利建议马丁·海德格尔跟德里达会面。那是在1973年4月,我给海氏写过一封信:

“尊敬的海德格尔先生,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跟您约定一个访问时间,如果您方便的话。巴黎的哲学家德里达现在在法国红极一时,他也承认他的哲学使命多受益于您,他最近跟我说他很荣幸也很愉快能向您致意。雅克·德里达无可争议地是目前法国从海德格尔思想出发的思想家中最有自己思想的一个。因为他常到斯特拉斯堡来,也许可以约个时间让您们相互见一面,要么我跟他一道去拜访您,要么我去接您和您夫人到斯特拉斯堡来。”

海德格尔在5月16日的回信中说:

“亲爱的布律昂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很高兴能结识德里达先生,他已经转给我一些他的文字。然而我请您无论如何推迟秋天的访问,因为这几个月全排满了,鉴于我上了年纪,安排太满精力负荷不了。请接受我的诚挚问候,家庭对家庭的问候,您的马丁·海德格尔。”

之后发生了六八事件。我记得这一年德里达有个访谈,其中他承认受海德格尔之益良多,而且将自己的工作置身于海氏开启的哲学突破口之中。我将这章报纸剪下来寄给海德格尔,相信他轻易就能看到那个访谈。

作为这些轶事的结语,由于我们谈的是德里达与斯特拉斯堡这个城市的关系,我无法不提一个旨在加强德里达与斯特拉斯堡关系的真正方案。

那是1980年的7月,我当时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校长,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德里达到我们学校任教授的可能性。那会儿他刚刚召开了生气勃勃的法语哲学协会年会,并寄来了会议实况记录(这个由让-吕克·南希完成的会议实录至今还保存在我们大学中)。

将德里达拉到斯特拉斯堡来当时突然对我们变成一件自然的事。那次会议的当事人可以证明这个方案的严肃性以及后来发生的意外。那也不是第一次我们大学拉不到它想聘到的人。



\* Lucien Braun, "A mi-chemin entre Heidegger et Derrida", in *Penser à Strasbourg*, Paris Galilée, 2004, p.21-30.